

第八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

北极奇人

位梦华◎著

位梦华



央视著名主持人**毕福剑**倾情推荐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

北极奇人

BEI JI QI REN

位梦华◎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© 位梦华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极奇人 / 位梦华著. —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4. 4

(科学家极地惊心历险丛书)

ISBN 978-7-5315-6242-9

I. ①北… II. ①位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29272 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许科甲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编: 110003

发行(销售)部电话: 024 - 23284265

总编室电话: 024 - 23284269

E-mail: lnse@mail.lnpgc.com.cn

http://www.lnse.com

承印厂: 无锡轻工大学印刷厂

总策划: 一鸣文化

责任编辑: 惠春鹏 谢竞远 武海山

责任校对: 那一文

统筹: 胡友华 蒋正萍 何寿平 徐在群

封面设计: 龚静雅

版式设计: 尹航 闻超

责任印制: 王守志

幅面尺寸: 142mm×210mm

印张: 5 字数: 89千字

插页: 4

出版时间: 2014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~20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6242-9

定价: 1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全国的大观众、小观众都喜欢称呼我“老毕”，或者“毕姥爷”，有一个人却总喊我“小毕”，他就是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总领队位梦华老师。位老师是我的生死之交，而且年龄比我大得多，所以他有这个资格。

1995年5月，我作为中央电视台记者，跟随中国首次远征北极点科学考察队进入北极中心地区，经过出生入死、艰苦卓绝、日夜兼程、履冰卧雪的长途跋涉，最终到达了北极点。途中我几次遇到生命危险，也几次救过别人的命。有一次，正是位梦华老师，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人生能有几次搏？北极冰刀斩风雪。北极的经历，使我终生难忘，刻骨铭心，梦牵魂系，受益匪浅。

后来，我开始主持《星光大道》（最初称为《梦想剧场》）栏目。位老师继续他的北极考察。上次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，我们重新相遇。热烈拥抱之后，又回忆起当年的岁月。我被冻哭的镜头，又呈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，虽然有点难堪和窘迫，那却是当时真实的我。

那时，整个团队只有两个人蓄着大胡子，一个是位梦华老师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我那时的胡子，拿今天流行点儿的词，应该叫作“行为艺术”。位老师的大胡子，却是为征服北极点而专门蓄起来的。正因为他摇旗呐喊，奔走呼吁，才促成了中国人徒步进军北极点的科学考察，结束了中国人在北极点以外徘徊的历史。

位梦华老师一进南极，九进北极，对地球两极情有独钟。他把在两极考察的见闻和经历以及两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，著书立说，惠及广大民众，特别是青少年，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地球，认识两极，树立全球观念和环境意识，培养他们勇于探索、敢于登攀的科学精神。

我也很想写书，但却没有时间。为了弥补心中的缺憾，也是应位老师之托，我便不怕献丑，挥毫泼墨，为位老师的书题写了书名，以此来表达我对中国极地事业的怀念和支持。并想借此机会，赘述几句，希望大家都能来关注两极，关注我们的未来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be '王梦华' (Wang Menghua),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.

2014年3月于星光书画院



鸟人传奇

- 3 “草寇”
- 14 第二次相遇
- 19 鸟海漫游
- 26 人鸟类比
- 31 一夜惊魂



市长乔治

- 40 北坡自治区
- 41 乔治·阿玛瓦克

- 50 麦给·阿玛瓦克
- 56 冰上相会
- 62 老朋友曼图
- 65 瑞查德
- 67 本杰明
- 70 州长来访
- 74 冰上之夜
- 80 一场虚惊
- 85 难言的时刻
- 88 阿图克历险记
- 92 遭遇北极熊
- 97 老曼图的誓言
- 101 可怕的暴风雪
- 115 老曼图的回忆
- 120 冰上捕豹记
- 132 熊口夺食
- 142 紧急撤离
- 148 乔治在家里

鸟人传奇

Chapter 1



巴罗是北坡自治区的首府，与卡克特维克相比，巴罗无疑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，有楼房，有超市，有饭馆，甚至还有公共汽车。所以，一到巴罗，我有一种惶惶然，飘飘然，仿佛来到了纽约的感觉。

美国海军北极科学考察实验室交给地方以后，改名为“北极科学考察站”，由北坡自治区野生生物管理部负责，由因纽特人管理。每年夏季，都会有来自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到这里来工作。因纽特人记不住这么多人的名字，为了方便，也便于记忆，便根据这些人的专业，把研究什么的，就叫什么人。例如，研究北极熊的，就叫“熊人（Bearman）”，研究鸟的，就叫“鸟人（Birdman）”。他们看到我成天在计算机上敲来敲去，问我在干什么，我说正在写书，他们便把我叫“书人（Bookman）”。

巴罗这里，是北美大陆最靠北的边缘，再往北就是北冰洋。在陆地上迁移的候鸟，飞到这里就到头了，不可能再往北飞了。而海洋性的鸟类，也要到陆地上来繁殖。所以，这一带就成了鸟类的天堂，每年来研究鸟类的科学家非常多。其中有一位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

“草寇”

为了观察并了解一下北极鸟类的生活方式，并尽可能地拍摄一些有意义的镜头，我决定冒险做一次远征。这天早饭之后，我带上干粮，背上相机和摄像机，离开巴罗，踏着松软的草地，一直往南走去。因纽特人把这种草地叫作坦尼瓜（Tundra），它是由草根和泥土交织而成的，踏上去富有弹性，像是铺着厚厚的地毯。有的地方还往外冒水，仿佛走进了无边的沼泽。但是，你不必担心会陷下去，因为在十几厘米以下，就是永久性的冻土层，据说有几百米厚，像石头一样坚硬，这就是北极没有树木最根本的原因。

起先，我走得兴高采烈，嘴里还哼着小曲，觉得异常轻松愉快而且悠闲自得，还不时地停下来，拍几张照片，采一点植物标本。有一只猫头鹰从低空中掠过，落在远处的土堆上，睁大了眼睛盯着我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突然，从不远处蹿出了一只狐狸，猛地朝猫头鹰扑了过去。那猫头鹰似乎早有准备，它胸有成竹，不慌不





忙地腾空而起，故意在狐狸头顶上转了一个大圈子。狐狸却也习以为常，因为像这样的较量，已经不知进行过多少回了。狐狸有点扫兴地回过头来看着我，我走它也走，我跑它也跑，游戏似的，随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走了两个多小时，估计走了有十几千米，巴罗早已消失在地平线以下。环顾四周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草原，再也看不到一点人为的设施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头突然一沉，神经骤然紧张起来。我定了定神，极力安慰自己：“害怕什么！在这天涯海角，难道还会有打家劫舍的草寇？”我一面走着一面张望，周围一马平川，看来也不会





有北极熊埋伏在什么地方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自己真是杞人忧天，故意放声地笑了起来。谁知，这一笑不要紧，先是有一只小鸟从草丛中腾空而起，吓了我一大跳。接着，就在我惊魂未定之际，有一个大汉突然从地上冒了出来，大吼一声：“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（你在这里干什么）？”

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像爆炸了似的，完全变成了一片空白，木然地站在那里，两腿发软，心惊肉跳，差点没有倒下去。过后我想，那大概就是所谓的“魂飞魄散”吧。这突如其来的遭遇，吓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心想：“完了！这下子真的碰上草寇了！”

那个大汉，看到我被吓成这个样子，大概也感觉到了自己有点失礼，但仍然怒气未消，又重复了一句：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打量着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，只见他大胡子，长头发，衣服穿得邋里邋遢，还粘了一身草叶子。他的



手里拿着一架非常好的照相机。我的脑海里飞速地闪过一个念头：看样子，这个人也不像是个断道劫路的。再说这里也没有路，他一个人躺在草丛里，能劫到谁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仔细观察那个人的眼神，只见炯炯发光，也不像是个疯子。于是放松下来，勉强笑着说：“我是来观察鸟类的。”

“什么？你也是生物学家？”那人用怀疑的目光，上下打量着我，轻蔑地问道，“你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中国。”我平静地说，“但我不是生物学家，我到这里来是搞综合考察的。”

“中国？哪个中国？”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满脸狐疑地审视着我。

“只有一个中国。”我说，“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是从北京来的。”

听到这里，他一直板着的面孔，忽然松弛下来，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刚才把你吓坏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，苦笑着说，“我不知道你一个人躺在草丛里干什么。”

“噢，你来看。”他小心翼翼地扒开前面的草丛，原来有四个鸟蛋，整整齐齐地摆在一个鸟窝里，灰白色的



蛋壳上，长着一些黑色的斑点，既像是草叶又像是石子，若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。

“这是什么鸟？”我问道。

“黄金鹑。”他解释说，“我正在观察这个小鸟孵卵的情况，已经有好几天了。它下蛋的时间有点晚，所以要赶紧孵化，不然的话，小鸟长不大就会被冻死。”

“很抱歉，”我深表歉意地说，“是我把小鸟给吓跑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他耸耸肩膀，“看来，它是不会回来了，这蛋只有由我代为孵化了。”说着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型塑料盒，垫上海绵，小心翼翼地把那些鸟蛋放进去，盖好盖子，揣到了怀里。

就这样，我的一场虚惊，他的一阵盛怒，总算过去了。我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，他反反复复看了几遍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，很好。”便揣进口袋。

当我问他有没有名片时，他连连摇头说，“不，没有，我成天跟鸟打交道，要名片干什么？我叫戴克兰（Declan），Jim Declan，你就叫我戴克吧。”说着，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块很脏的尼龙布往地上一铺，邀请似的指了指，“怎么样，坐下来跟我一起吃点东西吧。”



“好的。”我赶紧答应，并把我的东西也贡献了出来，面包、香肠、苹果、可口可乐，都摆到了那块布上。“让我们来一次别有风味的野餐吧。”“太好了！”戴克兰竖起了大拇指，开心地笑了。

太阳转到了西北，把那金色的光线，斜斜地抛洒在草地上。那些草叶，有的灰黄，有的紫红，还有的仍然泛着深绿，斑斑驳驳，光怪陆离。成片的北极棉花，顶着一朵朵白色的绒球，星星点点，疏疏密密，散布在五颜六色的草原上，正如在地毯上，撒落了一些白色的果子。有一群野鸭从头顶上飞过。有一些小鸟在草丛里唱歌。还有几只狐狸，远远地瞅着我们，大概是嗅到肉的味道了。

“喂，位！”沉默了一阵之后，戴克兰忽然问道，“你了解鸟吗？”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。

“不，我真的不懂，正要向你请教呢！”我放下手中的饮料，诚恳地望着他的脸。

“你知道，”戴克兰喝了一口可口可乐，显得有些得意，“我在这里观察和研究鸟类，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。鸟类是地球上最崇高的生物，也是天地间最圣洁的生灵。它们飞翔起来是那样的矫健有力，它们鸣叫起来是那样



的优美动听，它们彼此之间是那样的和谐亲密，它们对于自己的幼小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深的母爱或者父爱，是那样的令人感动。相比之下，人类实在是渺小的、自私的，而鸟类才是真正伟大的、完美的。你说呢？”他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我。

“是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笑了笑说，“我也很喜欢鸟类，但我觉得，似乎还是人类更伟大一些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戴克兰听了以后，摇着脑袋，抗议似的大声反驳说，“人类会飞吗？不会。当然，人类有飞机，但飞机又是怎么来的？还不是从鸟那里学来的。好啦，人们坐上飞机，好不容易轰轰烈烈地飞上天去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不仅搞得乌烟瘴气，造成了大气污染，弄不好还会掉下来摔死。而鸟类呢，却是自由自在，轻松自如，爱怎么飞就怎么飞，爱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。人类有这么伟大吗？况且，人类之间，战争不断，你争我夺，互相残杀，钩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鸟类之间有这样的弊端吗？没有。人类有什么可伟大的？实际上，人类离不开鸟类，而鸟类却并不需要人类。人类带给了鸟类什么？只有灾难而已。不仅滥捕滥杀，好吃的打来吃了，好玩的捕来观赏。更加糟糕的是，人类造成环境污染，使鸟



类深受其害。人类毁坏森林，使鸟类无家可归。甚至连北极这地方，人类势力也在迅速地扩张。因此，世界上所有的鸟类，特别是候鸟，正在面临着灭顶之灾。你还说人类伟大，伟大在什么地方呢？难道就伟大在能毫不留情地屠杀其他生物，甚至也包括人类自己吗？”他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激烈，像是在对我进行大批判似的。

“我很同意你的观点，戴克，”为了安抚他的情绪，我亲切地说，“不过，我很想知道，北极这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鸟类？它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威胁？”

“什么样的威胁？”戴克兰瞪大了眼睛盯着我，反问道，“你看看就知道了，井架林立，机器轰鸣，飞机乱飞，垃圾乱扔，这地方几乎成了一个大垃圾场，鸟类正在失去它们世代赖以生存的栖息地。”

“这里都有些什么鸟？”我问他。

“什么鸟？”戴克兰学着我的腔调重复了一句，继续慷慨激昂，“你知道，对于鸟类来说，北极意味着什么吗？实际上，北极是全世界几乎所有候鸟的故乡。例如，绒鸭来自阿留申群岛，苔原天鹅来自美洲东海岸，黑雁来自墨西哥，塞贝尼（Sabine）海鸥来自智利，麦耳鸟来自东非，短尾海鸥来自坦斯马尼亚，白尾矶鹬来